



content

目录

摇一摇陌生电话	1
摇二摇最好的答案	6
摇三摇精灵的世界	7
摇四摇或者爱上一个人	10
摇五摇在女士的房间	15
摇六摇在浴缸里潜水	22
摇七摇蚂蚁摇年度最愚蠢的谎言	27
摇八摇青春期摇 艺术砸案	31
摇九摇榫木砧板摇金刚经	37
摇十摇烤内裤摇犍陀罗风格雕像	40
摇十一摇猎摇人	46
摇十二摇梦游的女孩	52
摇十三摇碧母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55
摇十四摇剪乱的舞鞋摇海豚	62
摇十五摇失踪的象牙牌	69
摇十六摇月光下的舞蹈	75
摇十七摇《水魅》	78
摇十八摇人类以前的爱情摇大海以前 的大海	84
摇十九摇你不成佛谁成佛	89

摇二十 摇摇像白矮星一样的婚姻	95
摇二十一 摇如同沐浴在无线电波里	101
摇二十二 摇长腿叔叔摇梦回明朝	105
摇二十三 摇马不停蹄地想碧水孤鹭.....	115
摇二十四 摇性感的阿拉伯纯种马.....	118
摇二十五 摇三十二分之一阿拉伯马或者八分之 五蒙古马	126
摇二十六 摇会骑马的女孩们	130
摇二十七 摇裸体不说明任何问题	134
摇二十八 摇哪怕只有一秒钟的爱情	140
摇二十九 摇一个人挡不住所有子弹	146
摇三十 摇摇人类不在这百分之三之列.....	151
摇三十一 摇人造美女	160
摇三十二 摇夜行列车	165
摇三十三 摇我们都是疯子.....	171
摇三十四 摇荒谬之人行荒谬之事.....	175
摇三十五 摇云梦城摇沉默的救生衣.....	181
摇三十六 摇禽兽为邻	189
摇三十七 摇疯非疯摇鲶鱼行动	198
摇三十八 摇水里没有明显的爱与恨	204





content

目录

摇三十九摇让 阅 鉴定见鬼去吧.....	208
摇四十摇摇让我们荡起双桨	215
摇四十一摇爱情是没有法子治疗的 ...	221
摇四十二摇那就等着沦陷吧	229
摇四十三摇月光已经足以让人心碎 ...	235
摇四十四摇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	241
摇四十五摇必须穿过这条隧道	249

一摇陌生电话

在此之前，我不会想到一个陌生电话会改变我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生活如同从海底喷射出来的岩浆，在海水的包围中，正在从液体变成固体，有一部分已经冷却发硬。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电话是下午源碗碗打来的，因为当时天空掠过一道白色的闪电，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手机就传来来电提示音，我觉得手机是被闪电拨响的，立刻从椅子上坐起来去拿桌上的手机，狂风开始摇晃铝合金窗户，手机铃声戛然而止，我形同干枯在海滩上的鱼，呆坐在椅子上，不知是先关窗户还是先换一张悦阅

那一天非常炎热，热得让我感觉时间的节奏缓慢起来，好像宇宙在高温下膨胀一样。据说宇宙由一次剧烈的爆炸开始，然后从什么都没有开始膨胀，时间和空间一起延伸，温度持续降低，在一秒钟后降低到一百亿度，然后继续降低，只到适合生命诞生。

在炎热的夏天，我只能感觉到时间在膨胀，空间却在压缩。

记得那天上午源碗碗放进去的《视听源碗碗的爵士乐》一直转动到下午源碗碗一整天我都在躺椅里盘算是否要收拾一下混乱的悦阅架。

经过一年的随意插取，悦阅彼此间被我交叉装串了，几乎所有的悦阅盒里装的都是名不副实的悦阅。罗大佑《光阴的故事》里装的是辛晓琪的《守候》，《源碗碗源碗碗》里装的是《马头琴独奏》，《源碗碗源碗碗》里装的是《水之轮回》，《瓦格纳》里装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千禧女巫医》里装的是《涅源碗碗》，《涅源碗碗》里装的是《娃娃脸》，《枪与玫瑰》里装的是《我的麦克风》，《我的麦克风》里装的是《源碗碗》，《源碗碗源碗碗》里装的是《阿

水

魅

shuime

姐鼓》，《~~秘~~悦盒》里装的还是《~~秘~~悦盒》，这一盘经常借丢，所以单独保存了。这只是我在大脑中建立起来的有限的交叉记忆，还有大量的碟我无法一次就能准确地从名不副实的悦盒里取出。出现这样的意外有一种好处，就是借悦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从悦盒的封皮无法找到他们需要的悦，连我也帮不了他们，索引全弄乱了。

在与时间进行五个半小时的周旋里，有一只蜜蜂飞进了房间，在松木书柜上爬行八厘米，停留在《野兽之美》那本书旁边，然后摩擦双翅，迎着阳光振翅飞起，降落到阳台上塑料布蒙皮的临时衣柜顶上，寻觅了五分钟，然后爬出我的视线。

那一天我还从躺椅里起来吃过四次西瓜，上过三次厕所。一只八公斤重的西瓜被我吃得摇摇欲坠。正午冲过一次凉水淋浴，用大塑料盆从头上盖下来，轰轰下坠又从地面反弹起来的凉气让我稍觉轻松。没吃早饭，喝了一盒脱脂奶，就直接栽进躺椅里。也没有吃午饭，有饥饿感就吃西瓜。一本前后书皮都掉了，被卖旧书的人用印有美人图的铜版纸重新糊上书皮的《魔鬼的乐园》被我看得忘记了页码，就像卡壳的悦，我总会重复读一段才发现似曾读过，然后跳过继续往下看。这是日本人森村诚一写的一部关于**殒**细菌部队的书。通过这本书我学会一个词：马路大，原木的意思，指那些被日本人抓来参加活体实验的人，他们如同生长在长白山茂密的原始树林中的原木。

其他时间里，我一直想像自己作为宇宙垃圾在太空漂移，这种感觉亦幻亦真，非常神圣。正当我继续闭目享受这种神圣垃圾的感觉时，那个注定要打给我的电话伴着闪电后隆隆的雷声不可阻挡地破窗而入。几乎在又一次闪电刚刚滑过后，我的手机再次响起了稚童的、不急不徐的提示音：“喂，来电话了，喂，来电话了！”（铃声是我从网上下载的，花费人民币两元，我自己给自己发送了一个彩铃，庆祝生日快乐。）

我不急不徐接起电话。

“喂，你好！”

“你好！”我附和一声，调子跟着对方也郑重起来——一名中年男子郑重而干净的声音。没见面，但是从那种可以完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像电影旁白一样发出的有分寸感的声音，可以肯定是中年男子。

“冒昧给您打电话，请不要急着挂电话，我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中年男子的声音依然不急不徐，控制自如。

“……”我没有马上说他打错电话了，姑且听听他如何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美妙的推销案例的真人秀，例如健身俱乐部会员或者汽车试驾等等，显然我无法成为他们的消费者，不知他们如何搞到我的电话，或许是挨个号码拨的吧。

“我有件事情需要您帮忙！”

“帮忙？！”我备感诧异。

“是的。此事非您不可，否则就不打扰您了。”男子依然是谦逊和不急不徐的声音。良好的教育和成功人士的声音样板。

既然如此，那就接着说吧，我不置可否。

“我女儿生了病，恐怕要您的帮助才能够搞清楚情况，但是放心，只是见面聊一聊！”怕快上钩的鱼要跑，男子说完自个儿谦恭地笑了。

“肯定搞错了，您女儿生病，需要我来弄清楚情况？”我一点也不惊讶了，完完全全和我扯不上任何关系的事不必紧张。至少中年男子的不急不徐影响了我，我依然保持平静的语气和他说话。或许只是一个低智商的诈骗游戏，我已成功击退过几种类型了。

“是的。我女儿生病了，一种很奇怪的病，甚至是否是病，我们也不好说。所以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如果您认为任何一名未婚男士对您有帮助，不一定是我，您可以找您认识的，或许更好。”我有些莫名其妙的不痛快。

“可是您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唯一的。”男子带着奉承的语气。

“为什么这么讲？”我的好奇心上来了。

“我们查了最近三个月我女儿的手机话费单，最近两个月她没有跟任何

人通过电话，而再往前，她唯一给您这个手机打过电话，而且次数非常多，几乎每天都打。我想您应该认识她吧。”男子并没有用非常肯定的语气，但是听得出来，他绝对没有搞错。

“……”我大脑快门开启几次，回闪了一下我最近三个月的生活，几乎记不起来我在过去的九十天里干过些什么，记得最多的是方便面，“方便面”是我九十天必须念的祷告词。

“那么，我是被您查到的？”我不给任何态度。

“抱歉，我们并不是想查您，只是我们对女儿的病无从下手治疗，所以想知道她最近和谁联系更多，这样我们或许会找到给女儿治病的方法。”

“我们是指？”我对神秘男子的话慎重起来，听起来好像我在被人刑侦了。

“当然是我和我太太了！”

从他的言谈，我大致能够判断出来中年男子是位成功人士，经过职业磨砺的言谈，不急不徐，用词恰当，情绪控制得恰到好处，传递意图准确，用一种商量的语气说没有商量的事情，绝对谦恭又绝对自信，这是他们在需要别人的时候。反过来，如果别人找他们，而与他们并无利害时，他们会礼貌简短地婉拒，冰冷地温情着。我的前几个老板都具备这种素质。

“哦……”我沉默片刻。

两个月前的生活仿佛是两年前的生活，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够想出若有若无前后颠倒的事情。脑袋的容量好像一个固定的值，新的东西总是无情地将前面的挤出去，而脑袋总是渴望有更新的东西进来，所以一些事实总是被不停地挤出去，这大概是所谓的生活节奏快。有科学观点认为人的大脑能够存储很多东西，我们忘记只是因为缺少索引文件，就是我们去想起那件事情的逻辑。没有逻辑的东西迟早就像与地球失去联络的卫星，无法被人类控制，成为漂浮在浩瀚宇宙的太空垃圾。这么说来，我大脑里已经从预定轨道逃逸而无从查找的经历已经构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可以庆幸的是，两个月前，有一个人像海水千万年冲刷岸边时留下的一

尊奇石，牢牢地钉在那里，只要安静下来，我就能够隐隐感觉到它的存在。

两个月前，我还在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任游戏脚本设计师，这是一项新兴得连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需要干什么的工作，我是从零开始这项工作的。

“游戏脚本设计师的工作和写剧本有点像，首先要构造一个故事。只是剧本故事一般讲究艺术的真实，而游戏脚本讲究奇幻，可以不艺术不真实，但是要惊悚刺激，是《魔戒》的苍劲风格，不是《哈利·波特》的烂漫童趣。”

在我进入那家游戏设计公司的当天，老板秦总亲自拿起激光笔指着投影仪投在墙上花花绿绿的文字，嘴唇煞有介事地动着。从长相看上去无从判断秦总年龄：剃见青皮的平头，戴日本产无框高硬防磨树脂镜片眼镜，眼角没有丝毫皱纹，一副青年才俊的样子，如同高科技产品一般，基本违背自然规律：年轻而且老成！

什么是好的游戏？这是我面临的一个挑战。

“好的游戏的第一步，就是要一个好的脚本。”秦总的声音还在耳边回旋。

而什么是好的脚本？我只知道好的小说是川端康成的《名人》。《名人》是小说还是纪实文学我说不准，那确实是像剃须刀刮胡须一样的文学，一根根胡须断裂的声音几乎都能够听见。

为了写出好的游戏脚本，我增加了一名助手。我的助手叫碧水孤鹭，一位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和年龄的女孩——至少从外观上看是地地道道的女孩。

二摇最好的答案

“游戏与生活有什么不同？”碧水孤鹜问我。

“游戏是游戏，生活是生活。”我咬开啤酒瓶盖说。

“等于没说。”碧水孤鹜接过我咬开的啤酒瓶往自己的玻璃杯里倾倒泡沫丰富的啤酒，毫无表情。我们喝完六瓶啤酒就开工，整个夏天都是这样，通常大约持续一小时五十五分钟。前面一个小时你一句我一句净唠毛蒜皮，闲聊，等待灵感。后面五十五分钟，在轻度酒精作用下开侃游戏脚本。

我尽管不是明确的主管，碧水孤鹜和我之间还是存在先后来后的次序，因为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写游戏脚本。而我对这种先后次序的预期并没有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里，碧水孤鹜表现出不一般的无知。毕竟大家都在突破传统，我也必须突破传统与时俱进，不必计较了。我从事游戏脚本设计，本身也是对我能力的一个巨大突破——对从未从事过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老板说要招我做游戏脚本的主要原因不是我能说会道，而是我在论坛里表现出来的“纵横捭阖”的想像力：我用时空弯曲大法，真的让关羽和秦叔宝在时光毯上大战一场，并成为绝代双骄。

实际情况是，我无法将想法变成完整的游戏脚本，像一猛子扎进水里的醉汉，慢慢才发现眼前的危险。我告诉秦总：“有个条件能不能答应？我必须找个人和我对侃，才可能出现真正的游戏。”

老板在位子上往后仰了三秒钟，正起头来说：“可以！”于是我开始在网上各种游戏论坛潜水，希望找到个助手帮忙。这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思维跳跃，不蹈陈规。一开始我在新浪、搜狐、网易的游戏频道里潜水猎人。瞪大

眼睛泡了一个星期垃圾场一样的坛子，我发现很难找到我需要的人。归根结底论坛就是论坛，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人才毕竟有百分比的。我给我自己的决定是：如果还找不到助手，就自己悄悄溜走，我铁定认为，游戏脚本需要两个人对练才行。

“游戏与生活有什么区别？”这是碧水孤鹜在 囍里最初问我的问题。

“游戏与生活的最大区别就是游戏就是游戏，生活就是生活。”刚开始我基本上否定了碧水孤鹜作候选助手的可能，因为这样的人没有一点游戏精神。

“游戏和生活需要区别吗？”我补充道，“假如你的生活就是玩游戏！”

“你无法回答我的问题可以，请不要搅浑水！”对方金鱼泡一样的图标不断闪动着，似乎很生气。

“那你认为游戏与生活有什么区别？”我向来在特别认真的人面前莫名其妙地气短。

“如果我能回答，我会问你吗？”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游戏的精髓是什么？”

“虚构一种生活情境，一种游戏者渴望的生活情境！”

碧水孤鹜的这句话一出，我就知道我的助手是谁了，尽管我是随意提出的一个问题，没有任何预定的答案，但是我认为碧水孤鹜答得太好了，最好的答案其实就是唯一的答案。

三摇精灵的世界

“您女儿叫什么名字？”我沉默片刻问道。

“王迪亚！”中年男子道。

水

魅

shuime

“网名是什么？”

“网名……这个真不知道。”中年男子颇觉歉疚似的笑了笑。

“那么，碧水孤鹜……估计您也不会知道的。”我说出来也觉得是句废话。

“呵呵……”中年男子仍然是歉疚的笑声。

我不知道王迪亚是谁，他不知道碧水孤鹜是谁，我无法肯定碧水孤鹜就是王迪亚，通过话费单查联络人姑且可以听听，自然也是可以虚构的。在小说中虚构是创意，在现实中虚构就是骗局了。对话到此，两人都沉默了。我们大约停顿了几秒钟，中年男子大概是在等待我决定，见我没有反应，他以商量的口吻说：“可以说说碧水孤鹜的长相吧，如果您不能够确认您认识王迪亚的话。”

“她长头发，芒果脸。至于衣服嘛，上身总是变的，牛仔裤不变。”我说。

“哦，那真是，她喜欢穿牛仔裤，头发也一直是长的。”中年男子仿佛陷入回忆般的叙说着，那种情商极好的语气慢慢消失了，或许是我适应的缘故。

“但是这也不能保证我认识的是你女儿。”骗子的表演在人有防范时会自动瓦解，中年男子却越来越进入情境，我开始相信王迪亚就是碧水孤鹜了。

“如果您方便见一面，我带着她的照片，一切就清楚了。”中年男子诚恳地说。

“她到底是什么病呢？”我问道。

“很难说清楚。”

“那么表现是什么？发烧？”我无话找话，毕竟这也是件值得好奇的事情。

“她似乎没有生活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年男子说出这句话来时，语气开始彻底崩溃，失去了控制。

“不在这个时空是什么意思，总不会是脑死亡吧？”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当然不是。她不认识我和我太太——她的亲生父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自己的世界！她关起门来不见你们了？”

“视而不见！她好像生活在一个完全只有她自己认识的人，当然不一定是人，是精灵的世界里。”

“……”我越听越糊涂，用力气想精灵的世界，在游戏里总归好理解，而在现实中生活在精灵的世界，这一点我不懂，除非是疯狂。

“那么她是神经的问题？”我试探着问。

“完全没有一个精神失常人的狂躁。她非常安静，喜欢打扮，而且穿很奇异的服装，在家里梦游般行走。”男子说。

“去医院看了没有？”

“看过，每到医院她就正常得跟我一样。脑电波、诱发电位、神经反射等等，各种测试都正常无误。回到家里后，也会平静一段时间。吃饭、洗漱、睡眠都很正常。喜欢泡浴缸，穿着衣服泡在里面，有时候泡一整天，边泡边唱歌。”

“唱的什么呢？”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男子还哼唱了一句。

“很老的歌了，内容很环保。”

“所以我想她是否在什么地方有奇异的经历，给她造成了重大影响，治病首先需要找到问题的原因啊。”男子沉吟地说着。

“所以你找到了我。”我顺势说。

“是的，我想你是最近接触过她的一个关键的人。”

“我……”我对男子的怀疑基本消失了，“您在哪里？”

“家里！”中年男子说，“当然，不麻烦您在家里见面，您选个地方！”

“您选吧，我住地铁沿线。”

“那好，那就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吧。”

“好，如何见您？”

“我穿一件米黄衬衣，顺便记一下我的手机号。”

“韵！”我在茶几上用便签条记下男子的手机号，挂了电话，将纸条仔细端详，折叠成很小的一块，放进裤兜里，突然有些不知所措。既然答应了，还是硬着头皮去见见吧。下楼时，天色已经入晚，乌云遮盖了整个西天。我给同屋的医学博士留了个条：“晚上有饭局。”

四摇或者爱上一个人

按照我们在 四四上约好的时间，三天后碧水孤鹜来到公司面试。

我在前台见到碧水孤鹜时，她很安静地坐在那里。我在碧水孤鹜脸上足足停顿了十五秒钟，这是我在一个陌生人脸上停留最长的时间——碧水孤鹜是一位“乳臭未干”的女孩。她穿着带花边的袜子，牛仔裤夸张地洗白，紧身的绿萝色短袖上衣松松地挡住上体，乳房好像刚刚开始发育。脸上化着彩妆，嘴唇上涂满亮润的唇膏，一幅新潮中学生打扮。

我们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她不安地坐在我对面，仿佛在发抖，我很客气地说：“抱歉，可能是公司冷气太大，您有些冷吧！”

“不冷！”碧水孤鹜吐词不连贯，她企图调动一下情绪，表达笑意，嘴角动了一下，然而这种努力让她更加紧张了。

和碧水孤鹜的初次见面让我像个杀手，面对的却是一个弱小的对手。我几乎不相信她就是和我在 四四里谈游戏谈得头头是道的家伙。本来应该她说我听的面试，变成了我不断安慰她的不利局面。我说得越多，她越不知所措。

我有些怀疑她是否就是我在网络上面试的碧水孤鹜，所以很不礼貌地试探了一下：“您认为网络游戏设计的妙境或者精髓是什么？”

“虚构一种生活情境！”碧水孤鹜放松了些，白玉色的脸上呈现难以觉察的微笑。

“你知道我们的工作干什么吗？”我笑着问。

“那，我听您安排。”碧水孤鹜说出“那”字时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好吧！”我只好草草收场，或许交谈看不出一个人的潜质，工作起来看看吧。整个面试过程，我感觉碧水孤鹜一直在努力向我表达微笑，虽然不是很成功，但是我能够心领神会。就这样，我们成为了同事。

尽管我一开始时用“乳臭未干”来形容碧水孤鹜，但后来的一切说明这个形容并不贴切。一开始我非常怀疑一个如此紧张的人才会思泉涌，然而我错了。最后我对于我们是否能够很好沟通的担忧也消失了——碧水孤鹜是个表达高手。

“乳臭未干”的碧水孤鹜看问题比我还深刻。她唯一的特点，不一定是优点，就是碧水孤鹜没有多余的话，百分之十的多余都没有。如果一天不足十句话，那她一句废话都没有。

我对游戏的认识与弗洛伊德对梦的定义相同：梦是某种愿望的达成，游戏是某些种愿望的达成。“虚构一种生活情境！一种游戏者渴望的生活情境！”正是实现这种游戏设计的最佳理念。

我们以后的分工主要是我来虚构情节和生活情境，碧水孤鹜能够在各个情境里设置关卡，设计难度系数，设计通关秘笈，总之属于矛盾逻辑部分。

我发挥虚构的特长，酒后推出大量华丽迷离的场景，惊世骇俗的情境。这一点和唐人酒后推出大量的排比句——例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相类似。

除了工作，我们很少有其他的对话，我只好用默契来安慰我们的关系了。工作中的另一种乐趣，就是欣赏碧水孤鹜的身材和服饰。

身材是一流的身材，其骨骼在总体的重力垂直方向上，呈现了前胸后臀的恰当曲线，不娇媚不生硬，加之没有表情的表情，牙白瓷质的肌肤，罕见的自然栗色头发，与游戏中的美女无异。碧水孤鹜几乎每天换一套服装，色

水

魅

shuimei

彩多是藕荷、银红、翡翠、幻彩等等闪亮之色，式样多为薄纱轻罗，不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服装，带有些舞台服饰的气息。所有这一切，使碧水孤鹜充满神秘感，而且“碧水孤鹜”这个网名与古人写的骈句无任何瓜葛。

整个夏天，我们吃了无数的毛豆、无数的鱿鱼串、无数的花生米，当然也编了无数个动人场面，无数次讨论得面红耳赤。

在劳累之极，碧水孤鹜会打开一扇窗，任凭风吹，头发和衣服随风轻动时，我才发现碧水孤鹜是一个有多余情绪的人，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寂从空气中飘过来，有几次我甚至发抖了。

“我发现你的场景里有一种元素用得非常好！”碧水孤鹜说。

“什么？”在一瓶啤酒后，碧水孤鹜说出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

“水！”碧水孤鹜的脸庞可以用冷艳来形容。她很少笑，脸庞标致得像雕塑，性感得摧枯拉朽。

“喝啤酒喝多了。”我半开玩笑说。

“水！不是啤酒！”碧水孤鹜重复了一遍。

“水！”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为什么是水？”碧水孤鹜用平静的眼神看着我。

“嗯……从来没有想过。”我无从回答。

无从回答，就像宇宙为什么会爆炸，我为什么是男人一样。

那天我们同样最后留了五十五分钟侃游戏的大结局——干掉 ~~屠戮~~ 的设计，游戏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干掉 ~~屠戮~~

我们通常是聊完就买单，然后开始回去记录，准确说是回味刚讨论出来的一段。至于由谁来写出来，通过猜剪刀石头布决定。赢的人喝掉最后一杯啤酒，回家睡觉，输的人回公司写完刚侃出的脚本，回家睡觉或者熬通宵。

我赢了，喝完最后一杯啤酒回自己租住的房屋去了。

碧水孤鹜输了，她回公司敲游戏脚本去了。

第二天，我在 ~~邮箱~~ 收到了大结局的脚本，但碧水孤鹜没来，是加班太晚了吧。

第三天，碧水孤鹜还是没来。

第四天，我猜碧水孤鹜再也不会来了。

这个结局，和她的风格完全吻合。

第五天，我在工作咖啡时间想起碧水孤鹜。

第六天，我只能在下班后回到宿舍里才想起碧水孤鹜。

第七天，我还是下班后回到宿舍里想碧水孤鹜。

第九天，我搬出很多年没有看的岳麓书社 1985年初版，1998年 愿月第 104次印刷的《古文观止》，查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出处。此句为唐人王勃在江西南昌赣江边酒后的千古绝句。记得我第一次阅读《滕王阁序》时，真正欣赏的是“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时候我在上初中，家境穷且益坚，父亲老当益壮。

所谓滕王，是李世民的兄弟李元嬰，曾在江西任洪州（南昌古称）刺史，并建了滕王阁。公元 675年，19岁的山西人王勃初出远门，去南方看当县长的父亲，走到洪州，遇到洪州刺史阎伯屿在滕王阁大宴宾客。一次简单的饭局，成为文人墨客斗才的时机。阎伯屿的女婿事先已经做好了序文，在宴会上假意请众宾客作序，大家都谦逊推辞。独有王勃毫不客气，提笔就写。阎伯屿很不高兴，要他手下人站在王勃身边看，王勃写出一句，手下人就往外报一句。开头一大段，阎伯屿都说平平常常。王勃继续奋笔疾书，直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伯屿才大为惊异，不失文化人的良心举手鼓掌。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斗才宴会和我们设计的游戏很像：一定要精彩，一定要让玩家心悦诚服。

王勃参加完宴会，继续南行，乘舟渡海，不慎落入水中。一个不会游泳的北方人被人救上岸时已经气若游丝，几天后他离开了唐朝。我看完王勃简短的生平，默然许久，感觉碧水孤鹜和王勃之间，多少有些类似，就是两者都让我情绪低落。

第八天，我去了医学博士那里，抽完了他的两包“大中华”。

我恢恢地说：“我或者爱上一个人了。”在我讲述完我和碧水孤鹭短暂的同事光阴和我的种种非正常迹象后，我向医学博士郑重说明我的状态。

“打住，请为你说的每个字负责，不要轻易用‘~~蠢~~’这个词。”医学博士毫无表情地看着我说。

“那用什么？”

“顶多是不适症。”医学博士用可以当暖水壶的大茶杯喝着茶，他不抽烟，所以他从多种途径省下的烟都给我抽。

“那么我如何睡不着觉，如何会梦见碧水孤鹭？”我反问道。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以梦见，你不梦见她还梦见谁？”

医学博士的话有些道理，可能是就近原则，我思念碧水孤鹭属于正常反应。

果然在第十天，我被一张名为《低俗小说》的阅阅征服了。

《低俗小说》一点也不低俗，故事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一点也不重要。人物可以在中间死去，但是对于后边他出场的故事我仍然看得津津有味。奇怪的电影，人物的结局不是悬念，悬念是整部电影的叙述方式像生活本身——在完全知道结局的情况下也心有不甘，例如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我们绝对视而不见，继续追逐！爱情的结果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差点就爱上了；抢银行的结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决定抢银行的方式让我笑了；谁是黑社会老大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上有个黑老大……

我一口气看了三遍《低俗小说》天就亮了。后来我睡着了，醒来后我看了更多的阅阅，如果不是陌生男子的电话，我已经将碧水孤鹭忘记了。

当你什么都不想干时，我总结出方法，就是不停地看阅阅。如果看阅阅不能解决问题，就听悦悦，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上帝也没有办法了。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东西就是阅阅和悦悦，如果没有这两个爱好，那他就是外星人。我有一个大学诗友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无所事事的午后辘阅阅拯救了我们……”